



1370
难忘的会見

李 韃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难忘的会见

李 蕤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难忘的会见

李 甦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十二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售

*

787×1092 1/32 5印张 92,000字

1956年3月北京第1版 196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

书号815 189

定价(6)四角六分

內 容 提 要

這是作者一九五二年在朝鮮前綫生活後所寫的一本真人真事的報告集。

在這個集子裏，作者以熱烈的感情，記述了與彭德懷司令員的會見，歌頌了志願軍戰士爲祖國、爲朝鮮人民英勇、機智、頑強地同美帝國主義作鬥爭，以及他們的國際主義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同時，也歌頌了中朝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誼和朝鮮人民爲反抗侵略所作的英勇鬥爭。

在這個集子裏，作者還揭露了美帝國主義的殘暴，美國侵略軍的士氣低沉，以及他們的外強中乾、紙老虎的實質。

本書原名“在朝鮮前綫”，1953年9月在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出版。後因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撤消，作者收回版權，稍作修改後，改現名交我社出版。

目次

难忘的会見·····	一
感情最深厚的人們·····	三
暴風雨中屹立的平壤城·····	九
開城二三事·····	二五
幾個美國「王牌軍」俘虜·····	三六
愉快的節日·····	四二
掃雷英雄姚顯儒·····	五〇
青年狙擊手·····	六六
時間，你是多麼可寶貴的東西！·····	八三
燈塔·····	九四
龍安里的血跡和仇恨·····	一〇三

在羅盛教烈士的墓前·····	二二
張渭良·····	二三
孤胆英雄劉光子·····	三七
向防空哨兵致敬·····	四五

难忘的會見

——彭德懷司令員印象記

祖國人民，一想到朝鮮戰場，一想到照耀着全世界人民眼睛的勝利奇蹟的時候，就不能不首先想起一個人的名字——彭德懷將軍。他的名字，在全國人民以至全世界人民的心裏是崇高的、親切的、溫暖的。祖國人民知道，就是他，以毛澤東的戰略思想，把來自祖國四面八方的一支志願部隊，迅速的武裝成爲一支鋼鐵般的隊伍；就是他，指揮着最初只有步槍、手榴彈的志願軍，把擁有近代化武器的美國侵略軍從鴨綠江邊一直趕回三八綫以南。在他的指揮下，被宣傳爲「世界名將」的麥克阿瑟帶着可恥的失敗滾出朝鮮，美國的新聞記者顫抖着手寫下「美國陸軍史上最大的敗績」。在他的指揮下，朝鮮前綫變成了鋼鐵一樣的長城，使祖國的邊疆得以鞏固，從而保障了祖國建設的勝利進行。祖國的每一個冒着煙的工廠，每一塊金光閃閃的麥田，每一個歌聲四起的學校，每一支和平柔和的燈光，都和他有分不開的關係。

因此，當我們接到通知，就要和他會面的時候，我們是多麼興奮又多麼激動呵，這是多

麼巨大的光榮和幸福呵！

那天正飛着鵝毛大雪。我們被帶到一個奇異的地方——一座山的肚子裏。我們在一條沒有光綫一邊流水涓涓的「甬道」裏走了很久，就進入一個堅石洞子裏。洞子不大，但很暖和。因為潮濕的緣故，洞子裏的電燈泛着橙黃色。从沙石質的山縫裏滲出的泉水，順着洞口外長長的甬道不息的流着。洞子的頂蓋上，時而也有斷斷續續的水珠落下，一張方桌，幾張木椅，幾排新製的白色的松木板凳，這就是洞子裏所有的陳設。

甬道裏的脚步声响了，近了，大家不約而同的肅然起立。彭司令員進來了，隨着他進來的還有副司令員宋時輪將軍和志願軍政治部的甘泗淇主任。彭司令員微笑着向我們舉手爲禮，然後一一握手。我們沒有鼓掌，也說不出什麼適當的話，只有用親切的凝視代替心裏的千言萬語。他穿着樸素的軍服，面色很健康。但当他走近桌旁，脫下帽子的時候，我看見，爲了我們千萬人的和平生活，他头上白髮着實是增多了。

在沒有看到彭司令員以前，總有些「由敬生畏」的感覺，這不僅因爲平素就聽到他對任何事物一絲不苟，十分嚴肅，而且也由於他的一生貫穿着中國的革命，在他的面前，人總會自慚渺小的。但是，相見的第一分鐘，這種感覺就完全消逝了。「好，你們都武裝起來了。

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這是他的第一句話，大家都笑了。隨後看到有幾個女作家，就微笑着親切的說：「有好幾個花木蘭啊！」這樣兩句話，使我們畏敬的感覺完全消逝了，我們面前站的是一位可親可敬的長者，我們自己也變成了從遠道來看望他的一羣兒女了。只有人民自己愛戴的偉大人物，才會這樣質樸，這樣親切，這樣平凡可親吧！

「寒暄」和「講話」並沒有任何形式上的界綫，他一邊和大家打着招呼，一邊隨便坐下來，談話就開始了。我原初是很緊張的攤開日記本，準備很好的作作記錄的，但是，很快的我就忘掉了手裏的筆。我只能親切的凝視着他，他緩緩的充滿力量的語調，含蓄而又有風趣的表情，和偶而發出的智慧與勝利的笑聲，使我們像被春風吹拂着的小草一樣，忘掉了其他的一切。原來準備替他很好的畫一幅像的畫家們，也出神地把手裏的畫筆完全忘記了。

首先听到的，是他對朝鮮人民的敬重和稱讚。他說：「這個民族，永遠不會被任何侵略者征服的。朝鮮人民太可愛了，勇敢、堅強、勤勞、熱情、樂觀。朝鮮人民軍是勇敢善戰的，他們雖然只有幾年的建軍歷史，但是由於他們是真正的人民的武裝，他們的軍事幹部都是在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愛國戰爭中鍛鍊出來的，因此就越戰越強。有這樣英雄的人民，有這樣勇敢的部隊，在金日成將軍的英明領導下，任何困難是都能被戰勝的。過去沒有到朝鮮來以前，對朝鮮人民的了解是不深刻的，剛來的同志們，也許還不會突出的感覺到，隨後就

会有深切的了解。」說到這裏，他補充一句道：「看來不拘什麼事物，要想深刻了解，沒有實踐是不行的。」

說到朝鮮的婦女的時候，他以讚歎的聲音說：「這些婦女是了不起的，真稱得起英雄的婦女！看吧，她們一面照料兒女，操勞家務，同時還担当了出征男子留下的全部工作，田照樣種，礦照樣開，生產仍然按照計劃在進行，每一條戰綫上都有她們。你們來時走的許多路，都是她們揹着孩子，頂着小筐筐協助軍隊修起來的……」由於對朝鮮人民充滿着熱愛，因此他對朝鮮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充滿感情，任何人都知道，朝鮮的樹木是取之不尽的，美國鬼子常常一到春天便投下燒夷彈縱火燒山，但彭司令員却連做工事的樹木，也尽力保護，嚴格命令志願軍，不准許無計劃的砍伐，春天到了，他就命令全軍開展廣大的植樹運動。他微笑着說：「我們不僅要和朝鮮人民一道贏得勝利，還要想到他們不久的將來還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呵！……我們相信，在建設的道路上，他們也會飛快的趕上去的。」

在彭司令員的談話裏，使我們不禁懷念到慈祥偉大的毛主席的面影。「愛護朝鮮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這是志願軍出國之前毛主席殷殷的囑託。彭司令員忠實的執行了毛主席的囑託，並把這精神貫徹到志願軍全体指戰員的心靈深处。正由於彭司令員自己這樣熱愛朝鮮人民，才使我們的部隊裏產生出數也數不尽、說也說不完的羅盛教式的國際主義戰士，

在中朝友誼的歷史上寫下和日月爭光的篇頁。

接着，話題就轉到抗美援朝的戰爭上。他分析了志願軍出國之前的形勢。他指出當時我們祖國和全世界和平事業受到的威脅。這些雖然都已經成為過去了，可是經過他的淺明而扼要的分析，還使我們爲之悚然警惕。過去我們自以爲對抗美援朝的意義也是理解的，但此刻才意識到過去理解的還非常膚淺，因而也就更体会到周總理聲明中「我們決不能置之不理」的分量。

彭司令員總不忘記隨時隨地告訴我們重視實踐的真理。他說：「我們熱愛和平，必須以保衛和平來證明；我們民主陣營的力量強大，必須用敢於反抗侵略來證明，否則便是空談了。」在這裏，他告訴我們一個很有趣的小故事，他說，當美國侵略軍登陸仁川，瘋狂的向北朝鮮進攻，並轟炸我們的東北的時候，我們志願軍已準備出國，有一天他的小女孩從學校裏放學回家，他隨便問小女孩道：「美國鬼子要打到中國來了，你害怕不害怕？」彭司令員的小女孩挺着胸脯說：「美國鬼子有什麼可怕的？只是你們作大人的不去打他就是了。」彭司令員在講完這故事以後，摸摸下顎，很莊嚴地說：「不要輕看小孩子的話，這話是有道理的。不錯，我們是愛和平的，大家知道，全國解放以後，我們的部隊大批復員，有的在挖河修路，有的在山上開荒。我們從來不願意和任何國家作戰的。但是，帝國主義以爲我們可

欺，打到鴨綠江邊來了，全國人民怒不可遏，紛紛請求志願入朝，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望着我們，我們就不能不派遣我們的志願軍挺身而出。如果我們空喊和平而不敢保衛和平，如果我們只說民主陣營力量強大，却不敢抵抗侵略，就連小孩子也不信任我們的力量了。」他接着說：「你們問朝鮮戰爭的特點，這也許就算做特點吧？敌人是有計劃有準備的發動了侵略戰爭，我們爲了保衛祖國和全世界的和平不能不『倉卒應戰』，這就是這個戰爭的特點！……但是，大家看得見的，因爲正義在我們這一方面，就是有準備的敌人也被我們倉卒出國的志願軍打敗了。」說到這裏，他的臉上閃過勝利的光彩。

談到敌人的慘敗時，彭司令員引中國古代軍事學家孫武子兵書上的話：「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他說：「愚蠢的敌人，是不『知己』也不『知彼』的。當時麥克阿瑟，氣餒万丈，分兵盲目冒進，依照他主觀主義的想法，他可以侵佔我們的台灣，轟炸我們的東北，陳兵到鴨綠江邊，而我們剛剛站起來的中國人民決不敢過江迎擊他們。他認爲我們決『不敢』的，但他就沒有考慮下人家萬一『敢』的話他怎樣辦？……麥克阿瑟的用兵，和希特勒侵略蘇聯時候一樣，只憑主觀的願望，橫衝直撞，盲目冒進。在軍事歷史上，舉凡主觀主義，盲目冒進的人，沒有不跌跤子的。可是侵略者從來不會從失敗裏接受教訓，這就叫做『利令智昏』吧！」他的談話裏，總時常出現一些格言似的警句，他說：「人的頭腦裏有千百條神經，

但如果有一條神經是自私自利的話，就不會認識到事物的規律。而敵人，他們的整個的體制，都是自私自利的，腐臭透頂的，利慾薰心的，他們又怎會从失敗中找到教訓呢？」

整個的戰場，好像在他的手掌上。他扼要的給我們講解了歷次戰役的特點，指出了目前的戰場上對峙的形勢，分析了敵我各方面力量的長短。他並不否認敵人武器方面還佔着一定的優勢。他說：「武器和技術，是暫時的，局部的，可以趕上去的。武器和技術在他們的手裏，是僵死的东西，一掌握到人民的手裏，就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了。因此，我們是完全主動的，敵人願意罷手，和談，那自然很好，我們本來就是為和平而戰鬥的，如果他們拖延下去，結果如何，是歷史早經証明過的。」在談這個問題的時候，彭司令員指出我們人民民主專政制度的優越性是勝利的巨大保證，他說：「因為我們的戰爭是符合全体人民利益的衛國保家的戰爭，因此，力量是無窮無尽的，一草一木都可以在人民的高度自覺下支援戰爭，而敵人內部，是分崩離析、矛盾重重的，時間愈久，內部的矛盾就越不可收拾……」

从彭司令員的談話裏，給人一個概括的深刻的印象，就是敵人雖然擁有優勢的武器，但他是被我們置於股掌之上的。我們不僅指揮着自己的隊伍，敵人的進退也是完全被動的。但彭司令員是那樣謙遜，他說：「知人難，知己亦不易，毛澤東的戰略戰術思想，是需要長期學習的，像我個人，頂多也不過功過各半吧！」

只是人民自己的將領，才會那樣熱愛自己的戰士，對戰士的地位有那樣高的估價。他說：「我們的勝利，主要要歸功於我們的戰士，我們的戰士太可愛了。仗從來是兵打的，勝利是兵換來的。不僅僅今天，自古以來就是這樣的。一個部隊，就好像一個大的合唱隊，指揮員指揮得不好自然也會唱亂的，但要唱得好，主要還靠全體演唱的人熱情賣力，如果大家都不願唱，不唱，指揮員拿着指揮棒指點有什麼用處呢？……」

彭司令員說到這裏，使我想起來關於彭司令員不喜歡攝影記者替他拍照的傳說。當攝影記者要求給他拍照的時候，他常常微笑着說：「我沒有什麼好照的，你們多到前邊替戰士們照一些吧！」

談話是沒有拘束的，從愛戰士談到表現戰士樂觀主義的問題。彭司令員說：「我們的戰士是勇敢的，堅強的，樂觀主義的，正因為這樣，他們克服了種種的困難，取得了不斷的勝利。但是，有一些作家，新聞記者，爲了表現戰士的樂觀主義，把痛苦的事硬說成快樂，這是不對的。就像突破臨江吧，天氣很冷，江水刺骨，戰士們過了江，衣服都凍得打不過彎來，這是十分艱苦的。他們不避困難，是爲了前面的勝利，背後有祖國在鼓勵他們。但有人說他們因爲心在燃燒，覺得江裏的水也是『暖乎乎』的，這會使人感到是真實的麼？這不是表現樂觀主義，這是欺騙我們的戰士。我們的戰士是不能欺騙的。我們是唯物論者，任何時

候都不需要掩蓋真實。同時，這樣想法，也太小看了我們的戰士。苦就是苦嘛，但我們的『苦』是暫時的，局部的，能够克服的，有勝利在前面的，道理只要說明白，我們的戰士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如果用迴避真實的辦法來宣揚樂觀主義，就是把戰士看得太脆弱了。」

談到寫戰爭中傷亡的問題，彭司令員說：「戰爭麼，當然難免要有死傷的。沒有毫無傷亡的戰爭。但我們的傷亡只是少數，只是爲勝利付出的代價。實際上也是這樣的。自然，有時候爲了一個巨大的戰果，爲了造成對敵人更大量的殲滅，我們也有全班全排壯烈犧牲的烈士，但那是局部的犧牲，完成了集體的勝利。比着整體的勝利，那犧牲的便又是少數的少數了。要表現局部，就一定不要忘記和那個局部分不開的整體。否則便是片面，不真實了。」說到這裏，他微笑着說：「這樣說並非只要求表現郭忠田排那樣的典型，他們一排人，担任尖刀部隊，插到敵後，堅守一個山头兩三天，消滅敵人四五百人，而他們自己無一傷亡，像這樣的事例，雖然也不少，但究竟也多少有些偶然因素，不是每一個排都能學習得到的榜樣，……」這些道理，一經他說出，好像也都很平常，然而這不就正是教導我們應該正視現實，要我們反映普遍的大量存在的，帶有普遍性的事物麼？

就這樣，他毫不疲倦地給我們談了好幾個鐘頭。每一句話，都是那麼平常，樸素，又那

樣令人信服。我們原來是曾經向他提了一些「問題」的，從表面看，他並未逐一回答，但是，那些問題，像陽光下的春雪一樣都在他樸素的談話中融解了。隨着他的溫和的聲音，我們好像作了幾個鐘頭愉快的旅行，彷彿被帶到一個山峯上，使我們看到遠處，看到無盡廣闊的勝利遠景，和與這勝利遠景聯繫着的親愛的祖國的雄姿，人類和平事業無限光明燦爛的前途。儘管洞子外面已經積雪盈尺，對於我們，這幾個鐘頭真是「如坐春風」呵！

因為雪下得很大，彭司令員留我們在石洞子裏吃了晚飯，並請我們看了一場電影。這場電影，將永遠留在我們的記憶裏。因為洞子不大，銀幕和放映機只能對斜的張掛和安放在洞子的兩個角落，人也只能錯錯落落，坐成斜排。木板凳是不夠多的，有的軍事首長只能倚牆而立。因為洞子潮濕，人又多，呼吸出的熱氣很快就變成細霧，不斷把放映機的鏡頭濛得模糊不清，因而就不得不停映一会，摘下鏡頭擦拭以後再繼續放映了。但是，沒有人感到不滿足，全洞子裏充滿着歡樂愉快的空氣。彭司令員就坐在我前面的一條板凳上，看得十分入神。當晚演的蘇聯影片「海鷹號」，在每次放映中斷的時候，他就和坐在他左右的同志們談論海鷹號船長的英勇。因為坐得近，我清楚的看到他的褪了色的黃呢軍服上，有一塊碗口大小的織補過的地方，這件衣服是什麼時候穿起的呢？它該會是曾經沾滿過祖國戰場上的風塵的吧？全國人民是不會有一個人要求他繼續穿這件織補過的褪了色的衣服的，我們的祖國並

不缺少布匹。爲什麼他还繼續穿着這樣的舊衣服呢？很顯然，他還不只是爲了節約，對於一個把全身心交給革命獻給祖國的人，他已經把自己忘記了。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八日朝鮮前綫
一九五三年五月修改於武漢